

四十二家

[修订版]



# 京都一年

林文月 著



013069131

I267.4

90-2

十二卷家



林文月 著

京都一年

[修订版]



北航

C1676424



I267.4

90-2

著作财产权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为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11-0787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都一年 / 林文月著. -- 修订版.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8

ISBN 978-7-108-04498-3

I. ①京… II. ①林…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1575号

责任编辑 吴 幸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6.75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8.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



北航

C1676424

2)

## 新新版序兼怀悦子

近日重读了三十多年前所写有关京都的文章。重读《京都一年》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

许多事情的细节，由于旷时久远而几乎淡忘，但是灯下追逐当年十分认真记述的文字，那些以为淡忘了的往事，竟又都一一回到眼前来，历历如新。

一九六九年的春季某日上午，在家忽然接到系主任屈万里先生的电话。他说中文系争取到国科会给予同仁至日本访问研究一年的机会；访问者需具备两个条件：通晓日语，年龄小于四十岁。“看看我们系里，只有你合乎这两个条件。很不容易争取到机会，你考虑考虑吧。”

那年我三十六岁，任中文系副教授。屈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大学时期选修过他教的“诗经”，旁听过“尚书”，深知他表情严肃，实则极关怀学生。

半年以后，我申请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外籍研修员资格，只身赴日，生平第一次在异乡独居一年。我的正业是撰写中日比较文学论文《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之影响》。那是我以最严肃的态度，埋首“人文”图书馆的书堆里完成的工作。至于《京都一年》，则是我的课外副业，却也是以同样严肃的心情，以京都为中心所展现的景观文物、风俗民情等对象的探索、察究结果。我的论文撰写，是在平日周一至周五，至于散文杂记主题的追寻和写作，则多于周末假日为之。那样的安排，使我在京都一年的生活变得充实有趣，并且正业与副业之间产生了相辅相成的功效。

京都，古称平安京，正是平安时代奠都所在地，也是古日本政治和文化的重心。我周末假日四处寻幽探胜，本来是为了散文题材之追索，不意亲眼目睹的文物景象，却将历史记述和古典文学的许多内涵，从平面的图书文字，鲜活地转化为立体具象的世界了。

三十六岁的我，身心俱处于最佳状况，而第一次在异国独居，不免对许多事物都是好奇的；不仅好奇，又有一种属于年轻时期的勇气和认真，凡事不畏艰难，必要追根究底。我阅读许多有关京都及近郊的名胜古迹介绍书籍，按图索骥一一探访，保留所有参观过的说明书和相关资料，又利用“人文”图书馆内的丰富藏书，追究事物的历史因缘和脉络。

其实，好奇也表现在实际的生活方面。于今回想起来，十分庆幸当初没有住进国际学人会馆，而选择了在图书馆附近左京区的民宿，朝夕得与京都的寻常百姓接触。我结识各种身份、不同年龄的

朋友，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热心的京都人。我向他们学习京都的方言，用他们所熟悉习惯的日常语言沟通，消除了距离隔阂，得到可贵友谊。我能够在短短一年里走进当地的传统、民俗生活的多种层面，实有赖那些朋友们真挚的指点帮助。

在那些朋友当中，秋道悦子与我是忘年之交。我初抵京都之日便认识了秋道太太，滞留期间，她似长姊若母亲般地关怀照拂我的生活，陪伴邀约我去赏览京都的一切。在结束访问旅居生活之后，我们仍有书信往来维系友谊。其后，遇有机会旅行或开会暂访，我总是设法预先与她安排会面聚叙，见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自然涌现；而无论见面或书信，悦子都坚持要我称呼她：“お悦はん”。那是依照京都人古老习俗的昵称。“世上没有几个人这样称呼我的。”她说。“如非我前世是中国人，便是你前世是京都人。”她又说。

在《京都一年》的许多篇章里，我都提到她，即使未提及，每一次重读那些文字时，都令我回忆实际与她结伴共赏的往事细节而感到温馨美好。

时光荏苒，我们的友谊维持了三十余年，但毕竟有些兴致已未能如往日浓郁了。上一次见面，是赴东京参加学会。我多停留两天，去京都和悦子聚叙。时值暖春四月，悦子特别订购了两张京都春季盛事“都舞”的门票。我们又一次并肩观赏那华丽的传统舞蹈，一如三十年前。

然而，年华飞逝，有些事情究竟非同曩昔。

观赏过浪漫优美的“都舞”后，我们原来想沿着那条古雅的石

板小径漫步，再去那家老店共进晚餐，重复从前的记忆；但是，步行未及半途，悦子觉得疲累气喘，难以为继。“我真的老了，走不动了”，她表情腴腆地说。遂改由我招呼一辆计程车送她回家，也取消了晚餐之约。

夕阳满天，目送着悦子颓然消失于那一扇木门之后，我乘坐同一辆车回旅馆，心中有说不出的伤情。

翌日上午，离开京都之前，接到悦子的电话，再三为昨夜之事道歉。她凄楚说道：“不中用了。都快八十岁了呢！”那京都腔之中，含着某种怜悯。“老朋友是不必为这样的事情道歉的。”我安慰她，并许下再会之约。

那是悦子与我最后一次的会见。

三年前的深秋午后，骤尔接到悦子的长子打来的长途电话。那中年的男人，我未曾谋面过，却泣涕哽咽说道：“我母亲心脏病发作，于一个多月之前辞世。我们直到今天才在她的遗物中找到您的通讯处。联络迟了，真是对不起。”

老朋友不辞而别，也无需道歉。只是，当时我眼前忽焉觉得一片虚白。

我选了一张素雅的悼念卡片，最后一次郑重地书写“お悦はん”那个悦子坚持我对她的昵称，作为送别之辞。又附一短笺，请她的家人把卡片留在悦子的遗照下陪伴一些时间。

我航空寄出的卡片与信笺，于两个月后原封不动退回来了。信封上印盖着左京区邮局的戳记“查无此人”。

难道悦子的家人把那栋风雅的房屋处理后迁移了吗？我的悼念竟迷失方向，无由传递。今后若再访京都，也将无由追寻往日的轨迹了吗？然则，岁末的歌舞伎、盛夏的祇园祭、吉野的樱花、高雄的枫红、知恩寺斜坡的夕照、十二段家紫屋的浊酒……，一切的记忆，难道都将如浮萍漂漾不可把握吗？

而今，只有文字留存下来。许多事情发生过，又似消失无踪；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

这些文字，代表我曾见证过的京都的一些人和事；或许，京都在其时间的洪流里，也会容纳我这些微渺涓滴的吧。

我愿以这新版的序文献给お悦はん。相信她能看得懂我书写的中国文字，也能领会通过这些中国文字，我所表达的对她的思念。因为她的前世必然是中国人。

《京都一年》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这些三十多年前的文章，当初是在林海音女士主持的《纯文学》月刊陆续登载，其后结集成册。纯文学停业后，改由三民书局重新排版出书，文字与图片皆依原样，我曾另写一篇新版序。此度三民书局为此书再次排版，颇添增一些相关照片，以供图文相佐之用。日本近代作家谷崎润一郎曾以三十年时间译注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为现代日文而三度重版，其最后版本称为《新新译源氏物语》。我前此既已有新版序文，就让我借用谷崎氏例，称此文为“新新版序”，以为之区别前后吧。

二〇〇七年春日



## 深秋再访京都

——《京都一年》新版代序

从二楼明亮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北白川通的街道看来有些阴寒，有些苍凉。

十一月底，不知该称为深秋还是初冬？这么寒冷。街上往来行走的男女都竖起衣领，或者谨慎地用一只手按住大衣的下摆，以防被迎面吹袭的冷风扬开。大概还是称做深秋妥当些。街道上成排的枫树枝梢尚有残余的红叶颤抖着，而吹向两旁沟渠低洼处的银杏落叶，间歇地在水泥地上刮起黄色的枯索的声音。日本人称这种秋冬之际把树木吹枯的冷风为“木枯”（音 kogarashi），确乎有道理，而且饶富诗意。许多年以前，独居京都东北区的北白川通一隅时，曾见到街头张贴的法国电影海报，沉暗的色调中有一对不甚年轻的男女，片名译为“木枯の吹く街”。犹记乍见这片名时，心口无端涌起凄迷欲泪的感觉；为那片名所吸引，一个人去欣赏了那个法国电

影。而今，电影的细节已忘记，法文的片名也不怎么清楚，就是忘不了日译的凄美文字；每一念及这名字时，也总不免于当初那种无端欲泪的感觉。

枯叶落地，碰触石板路的声音，其实在更久之前的记忆里已有印象。大约只有七八岁的年纪吧，那时每天上下学必经的上海虹口公园北四川路一带，人行道外侧壮观的巨大法国梧桐树，在秋冬交替的时节，也总有风吹叶凋。大片成堆的梧桐枯叶，随风刮过地面，沙沙作响。“沙沙”，这样的状声词，其实是后来读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后才习得的；未必与童年时期听见落叶声的感觉完全吻合。当时稚嫩的心灵究竟是怎么接受那种音声的呢？已不复记得；但时隔多年，沙沙作响的枯叶拂地之声，在我懵懂的年纪里初次留下迹近怅惘的感觉，倒是始终不能忘怀。

从二楼咖啡座的这个角度望出去，这一带的建筑物，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仿佛未变，却又似乎有些变化。

记忆里的干洗店仍在原处，西药房毗邻而居，也依旧是在同址，至于其余的小书店、钟表店、杂货店和男装店等等，也都依序一一往日的排列方式。当年便是从银阁寺道步行数十步到北白川通，然后走过这些熟悉的各种店铺，到了信号灯下暂停，横过斑马线，再穿进东小仓町，便到达古老的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

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了，致令我有一些异样的感觉呢？我搅动着杯中温热的咖啡，试图解释这异样感觉的原因。

无云而干寒的蓝天在我视觉所及的上方。从二楼的咖啡馆俯视，

对面街上那些底层的店铺排列如故，但显然的，所有建筑物似乎都较往日加高些。我终于明白，方才走过时依稀如故的许多店面，其实大部分都改建过了。那些原本是平房或老式二层楼的洋房，如今都已经被三层楼，甚至六七层楼的坚固新式建筑物所取代了。若非坐在这对街的楼上，仅凭辨认老店铺是不容易察觉京都的变化和发展的。

实则，我靠窗而坐的这家咖啡馆，二十多年前岂不也只是北白川通与东小仓町转角处的一家平房小咖啡馆吗？犹记得第一次走进这精选咖啡豆和讲究调理方法的小店，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敦煌学专家花枝教授引领而来。推开以世界各地的咖啡豆镶嵌在双层玻璃的大门，浓郁的咖啡味扑鼻，也混杂了一些座中客人的纸烟味；而客人则多为京大的教授及学生，盖以地理之故。他们在那温暖而略嫌狭窄的咖啡馆内，往往继续课堂或研究室内的话题与谈论。

二十余年的时光流逝。当日的小咖啡馆竟变成了七层楼有电梯的现代化建筑物。底层专卖各种品牌的咖啡豆及磨豆煮咖啡等相关用具。二楼之上更有数层楼，也不知做何用途？至于我所坐的这二层楼，大概便是以前那个众人拥挤烟雾腾腾的咖啡室吧。而今宽敞明亮整齐，甚至有些高雅，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缺少的或者也包括了昔时那些衣着不讲究，喜爱严肃地高谈阔论的一群吧。往日的学生们，或者已经成了学有专长的教授，或者收敛了年少意气风发而改走他途；至于那些教授和学者们呢？

没有人告知花枝教授的消息。当年答允做我名义上指导教授的

平冈武夫先生已于去岁作古。他晚年逐渐丧失记忆，在安养院度过若干年。去世后，竟连“人文”的后辈学者都不知道遗骸埋藏何处。我此次再来京都，最大的心愿是赶赴墓地或寺院献上一束鲜花聊表心意的，也由于叩寻无门而终未得偿心愿。

稍前去访“人文”，经过平冈教授的住宅。从细格子门的缝隙间望入，曲折的石板小径通往玄关木扉，松树与细碎的枫叶依旧苍劲红雅，而门旁的石灯笼也看不出变化，格子门上方白灯上，犹见墨痕斑驳的“平冈”两个字；但二楼的玻璃窗有白帷深垂。那个阳光照射的书房，曾经是我造访请益讨论学问的地方。屋主人不在了，满室书籍也不知如何安顿？热泪不禁沿着冰凉的双颊流下。我深深一鞠躬。平冈先生，无论您在何方，请接受这虔诚一拜。

从平冈教授的故宅继续前行右转，约莫数分钟步程，便到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黑色瓦顶，淡黄墙壁的二楼旧洋房，庄严苍老如往昔，连庭中草树以及石阶上的苔痕都似乎像时光停止一般丝毫未变。大门前有一告示牌，用日文书写：“闲人免进”一类字样。二十多年前，我曾是这里的外籍研修员，日日进出此地，当非闲人，遂未加思索地登阶入内。

即使在晴朗的秋日午后，那大厅也还是晦暗如故。践踏日久而看不出图案的地毯，其上一组分辨不出原来色泽的灰沉沉大型沙发椅，四周玻璃柜内的出土古器物、壁上两幅古典的油画，二十余年来维持着不变的样貌与组合。没有生命的物体虽也有新旧之分，但陈旧到了某一种限度，似乎也就停留在那个陈旧的地步了；与物相



作者夫妇摄于秋道太太所经营的“十二段家”外

比，人的生命何其脆弱！

我悄悄地行走在四合院式馆内的走廊，一一检视各个研究室的大门上悬挂着的名字。全部都换了新的主人，认出其中几位是当时室主的助教。原来在室内皓首穷经的学者，或已亡故，或已退休；然而学术的薪传幸赖后起之辈的承袭。每一间研究室内，谅必是书籍和资料堆积杂陈，大概还增添一些电脑等的新装备吧。走过日影斜照的陈旧回廊，我的心情反倒有一种欣喜的感动了。

走回到晦暗的大厅，拾级而上。楼上的阅览室内，桌椅的摆设略有别于过去，较诸往时有些拥挤，显然是来此参阅的人更多的缘故。“人文”的建筑物虽古旧，甚至有些落伍，它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内的地位却历久不衰。每年自日本各地及全球各国申请来此短期



作者摄于石山寺

或长期研究的学者颇不少。

阅览室和书库的管理员，当然不再是以前那位中年温文儒雅而热心的森先生。从窗口看出去，有两位中年女性。一个高些，留短发；一个矮胖，戴着眼镜。我向戴眼镜的女管理员出示名片，并且说明来意。她仔细地阅读名片上面的每一个字，忽然眯起眼笑说：“啊，我记得您。这三个字好美哟。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坐在那边。”她指着室内的一个小角落。

是的，那个时候，大家确实都还年轻啊。

我随便浏览了层层堆积却排列有序的书库。暖气似乎无法完全传送到库房内。阴寒，而且有一种属于旧书的气味。什么人躲在书堆中的另一隅，连续打了几个喷嚏。我旋即出库，向那位记得我名

字的女士道谢辞别。临走时，她礼貌地一再鞠躬，并道：“欢迎您随时再来。”

深秋的午后，气温转变得很快，薄呢外套有些不耐寒风。我在街角的公共电话亭打了一通电话给秋道太太，相约在这家新改建过的咖啡馆见面。

二十余年前，和秋道太太认识，又别离。这许多年以来，只要有机会到日本、到京都，我们总设法忙里偷空相会。她总是用绵绵温婉的京都腔调诉说一些自己的近况，以及许多相关的人事变化给我听。

我且坐在这一大片明亮的落地窗前啜饮着香浓的咖啡等待，并且眺望着满街飞舞的红叶、黄叶和往来匆匆的行人。说不定，下一刻就会看见秋道太太从对街走过来。

不知道这次她坐在桌子的对面，会同我娓娓叙述别后的一些什么呢？

一九九五年 岁暮

## 自序

前年秋天，我经“国家科学会”遴选赴日研读比较文学。我的环境一向单纯，生活也始终顺遂，事事依赖惯了别人，所以当我决定要飞渡重洋到异国过一年单身的生活，心里委实有些不安，更如何舍得抛下年幼的一双儿女？若不是外子鼓励：“去吧，这是磨炼你的好机会！”我也许会临时放弃的。

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近觅妥一间日式小房间后，便开始过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孤独生活。起初，终日凄凄惶惶，不知所措。白天到图书馆埋首书城，尚好打发时间，可是，傍晚时分回到六席的斗室里，心中常有千万缕乡愁升起，难以抑制。那二楼的房间面临着“疏水石桥”，秋寒之夜，隔着窗听潺潺的流水声，真是说不出的寂寞难堪。异国的黑夜那样漫长，我把自己锁在房里，面颊上的泪痕总是冰凉凉的。为了消磨独处的无聊，我取出稿纸，弄笔自娱。果然，当人



而离开时则在残夏，京都的四季变化和节令行事，算是都经历过了。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部分正是在京都这十个半月中所写的，《京都的古书铺》前半是在京都写，后半是回来后完成；最后两篇则是返台后觉得意犹未尽而补写的，也都与京都有关。文章的编排仍依一年多来在《纯文学》发表的先后顺序，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京都一年》。一年来，我所看到的京都风物当然不止于这些，例如我写《岁末京都歌舞伎观赏记》，而观“能”、“文乐”和“狂言”时所感受的也并不下于“歌舞伎”；我写《访桂离宫及修学院离宫》，京都还有更多寺院庭园值得纪念；我写《我所认识的三位京都女性》，在京都认识的女性又何止于她们三位呢！这些，也许留待以后再写吧。回想刚到京都时，孤零零没有一个熟人。有一次乘电车下错车站，迷失了方向，在万家灯火的街头徘徊，当时心中无限凄凉，恨不能插翅飞返；但是一年来，京都典雅的气氛和优美的风光深深吸引了我，而我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的友谊真挚可贵。这一切，都使我对京都不能忘怀。我原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磨炼自己，使自己变得坚韧起来，却没有料到在“京都一年”，掬回来丰富而美丽的回忆和友情，使我更肯定人生是美好的。

一九七一年元月二十八日记于台北寓所